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

三十一







增節標目晉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五

齊紀

東昏侯

諱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三子也永泰元年七月即位後為蕭衍弑之

陳顯達擊魏

永元元年昝正月太尉陳顯達督軍四萬擊魏欲復雍州諸郡魏遣前將軍元英拒之魏主至洛陽過李冲冢時臥疾望之而泣

見留守官語及冲輒流涕魏主謂任城王澄曰朕離京以來舊俗少變不俯九對曰聖化日新帝曰朕入城見車上婦人猶戴帽

著小楔何謂日新對曰著者少不著者多帝曰任城此何言也必欲使滿城盡著邪澄與留守官皆免冠謝初馮熙以文明太后

之兄尚博陵長公主熙有三女二為皇后一為左昭儀由是馮氏貴寵冠羣臣公主生二子誕修熙為太保誕為司徒修為侍中尚

崔光知馮氏必敗

書庶子聿為黃門郎黃門侍郎崔光與聿同直謂聿曰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聿曰我家何所負而君無故詛我光曰不然物盛

卷七十五

一

張

魏主親拒顯達

必衰此天地之常理若以古事推之不可不慎後歲餘而修敗修性浮競誕屢戒之不悛緣切乃白於太后及帝而杖之脩由是恨誕求藥使誕左右毒之事覺帝欲誅之誕自引咎懇乞其生帝亦以其父老杖脩百餘黜為平城民及誕熙繼平幽后尋廢聿亦擯棄馮氏遂衰 二月陳顯達與魏元英戰屢破之攻馬圈城四十日城中食盡噉死人肉及樹皮魏主謂任城王澄曰顯達侵擾朕不親行無以制之 三月魏主發洛陽自魏主有疾彭城王勰

齊兵敗

東昏

常居中侍醫藥晝夜不離左右飲食必先嘗而後進蓬首垢面衣不解帶帝久疾多忿近侍失指動欲誅斬勰承顏伺閒多所匡救丙戌以勰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勰辭曰臣侍疾無暇安能治軍願更請一王使摠軍要臣得專心醫藥帝曰侍疾治軍皆馮於汝吾病如此深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捨汝而誰何容方更請人以違心寄乎丁酉魏主至馬圈命荊州刺史廣陽王嘉斷均口邀齊兵歸路顯達引兵與魏戰屢敗魏武衛將軍元高免胄陷陳曠曰將士隨之齊兵大敗顯達南走魏收其軍資億計班賜將





元駒  
白雲  
俱潔  
魏主  
廼

指彈  
羊骨  
即碎

握虵  
騎虎  
不覺  
艱難

東晉

士追奔至漢水而還顯達素有威名至是大損自表解職不許更  
以顯達為江州刺史魏主疾其北還至穀塘原謂司徒駒曰  
協吾雖摧破顯達而天下未平嗣子幼弱社稷所倚唯在於汝駒  
泣曰昔周公大聖成王至明猶不免疑而况臣乎今復任以元宰  
揔握機政震主之聲取罪必矣帝默然久之乃手詔太子曰汝叔  
父駒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厭禁捨紱紛勿切以松竹為心百年  
之後其聽駒辭蟬捨冕遂其冲挹之性冲謙冲而退挹也四月廼  
于穀塘原高祖友愛諸弟始終無間嘗從容謂咸陽王禧等曰我  
後子孫邂逅不肖汝等觀望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取之勿為它  
人有也親任賢能從善如流精勤庶務朝夕不倦常曰人主患不  
能處心公平推誠於物能是二者則胡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矣  
用法雖嚴於大臣無所容貸然人小過嘗多寬略嘗於食中得蟲  
又左右進羹誤傷帝手皆笑而赦之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二祭未  
嘗不身親其禮每出巡遊及用兵有司奏脩道路帝輒曰粗脩橋  
梁通車馬而已勿去草剗令平也在淮南行兵如在境內禁士卒

八鑑二二五

八二

無得踐傷粟稻或伐民樹以供軍用皆留絹償之宮室非不得已  
不脩衣弊浣濯而服之浣胡管切謂洗滌也鞞勒用鐵木而已

鞞烏寒切鞞鞞也幼多力善射能以指彈碎羊骨射禽獸無不命中及

年十五遂不復畋獵常謂史官曰時事不可以不直書人君威福

在已無能制之者若史策復不書其惡將何所畏忌邪彭城王駒

與任城王澄謀以陳顯達去尚未遠祕不發喪唯左右數人知之

駒出入神色無異奉膳進藥可決外奏一如平日內外莫有知者

遣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太子太子至魯陽遇梓官乃發喪即位

東宮官屬多疑彭城王駒有異志密防之而駒推誠盡禮卒無間

隙咸陽王禧謂駒曰汝此行不唯勤勞亦實危險駒曰兄年長識

高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虵騎虎不覺艱難魏世宗欲以駒為相駒

屢陳遺旨請遂素懷帝乃以駒為驃騎大將軍定州刺史駒猶固

辭帝不許乃之官本紀帝自在東宮不好學唯嬉戲無度性

重澀少言澀色入切及即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宦官及左右

御刀應救等是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



六貴  
同朝

江拓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雍州刺史蕭衍聞之謂從舅錄事參軍張弘策曰一國三公猶不堪况六貴同朝執必相圖亂將作矣避禍圖福無如此州乃密與弘策修武備聚驍勇以萬數多伐材竹沈之檀溪積茅如岡阜皆不用中兵參軍呂僧珍覺其意亦私具櫓數百張櫓音魯也先是僧珍為羽林監徐孝嗣欲引置其府僧珍知孝嗣不能久固求從衍是時衍兄懿罷益州刺史還仍行郢州事衍使弘策說懿曰今六貴爭權理相圖滅主上慄輕忍虐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吾兄弟幸守外藩互為身計及今猜防未生當悉召諸弟恐異時拔足無路矣郢州控帶荆湘雍州士馬精彊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匡濟此萬全之策也懿不從衍乃迎其弟懔懔至襄陽懔徒既而六貴果以爭權相圖各謀廢立初高宗臨殂戒帝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帝數與近習謀誅大臣皆發於倉猝決意無疑於是大臣人人莫能自保本紀本傳及梁紀王肅為魏制官品百司皆如江南之制凡九品品各有二侍中郭祚兼吏部尚書祚清謹重惜官位每有銓授雖得其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曰此人便已貴矣人以是多怨之然所用者無不稱職本傳

七編二二五

三

論用  
佞倖  
之失

東萊評曰自昔人君與佞倖圖其柄臣者往往危其社稷蓋事不成則下將反噬而禍興事成則眾亦疑懼而變起晉厲公與胥童謀三郤而欒書弑之漢隱帝與郭允明誅楊史而郭威弑之事成者也衛獻公蔑冢卿而信其左右出奔于夷儀北燕伯欵欲去諸大夫而立外嬖出于齊事不成者也其成敗雖異然無不立致禍變此古今之大戒也東昏委任茹法珍梅蟲兒及刀敕之徒先殺江拓江祀次殺蕭坦之蕭暄次殺徐孝嗣沈文秀次殺蕭懿由是遙光最先反陳顯達又反崔景慧反張欣泰又反最後蕭衍反而臺城不守矣不獨東昏天姿暴虐所致皆由明帝誨之非其道耳詩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豈如是乎

永元二年正月魏大赦改元景明 豫州刺史裴叔業聞帝數誅大臣心不自安遣人至襄陽問蕭衍以自安之計曰天下大執可

東昏



崔慧景反

潘妃步步蓮華

蕭懿死

蕭衍舉兵 僧珍具櫓

東昏

知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計慮回惑自無所成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處河南公寧可復得邪叔業竟以壽陽降魏二月以衛尉蕭懿為豫州刺史遣平西將軍崔慧景將水軍討壽陽慧景發建康過廣陵召會諸軍主曰吾荷二帝厚恩當顧託之重幼主昏狂朝廷壞亂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衆皆響應於是還軍向廣陵即收衆濟江進圍臺城時豫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峴胡典切山帝遣密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起帥數千人自採石濟江進戰數合慧景敗走從者於道稍散單騎至解浦上胡媚切下為漁人所斬傳首建康帝後宮服御極選珍奇府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寶價皆數倍建康酒租皆折使輸金猶不能足鑿金為蓮華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蓮華也嬖倖因緣為姦利課一輸十前後不息百姓困盡號泣道路蕭懿之入援也蕭衍馳使所親談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

卷之二十三

四

功明君賢主尚或難立况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滅之後仍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伊霍郭切此萬世一時若一朝放兵受其厚爵高而無民必生後悔懿不從崔慧景死懿為尚書令嬖臣茹法珍等憚懿威權說帝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陛下命在晷刻帝然之懿切日景之分刻也十月賜懿藥於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為朝廷憂之十一月衍聞懿死乙巳集僚佐謂曰昏主暴虐惡踰於紂當與卿等共除之是日建牙集衆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裝艦葺之以茅葺補也入事皆立辦諸將爭擄呂僧珍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是時南康王寶融為荊州刺史乃以寶融教纂嚴上祖管切以衍為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移檄建康數帝罪惡稱奉宣德皇太后令南康王宜纂承皇祚方俟清宮未即大號須軍次近路主者備法駕奉迎竟陵太守曹景宗遣親人說蕭衍迎南康王都襄陽先正尊號然後進軍衍不從初陳顯達崔慧景之亂人心不安或問時事於上庸太守韋叡以芮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二懦切弱也亂其赤



族宜矣定天下者殆必在吾州將乎乃遣二子自結於蕭衍及衍起兵獻帥郡兵二千倍道赴之馮道根居母喪聞衍起兵帥鄉人子弟勝兵者悉往赴之

右東昏侯在位二年壽年二十九

和皇帝

諱寶融字智昭明帝第八子也封南康王出為荊州刺史東昏侯失德蕭衍舉兵奉王即位後禪于梁

中興元年<sup>時</sup>正月蕭衍發襄陽魏咸陽王禧為上相禧許不親政務驕奢貪淫多為不法魏主頗惡之領軍于烈言於魏主曰諸王專恣意不可測宜罷之北海王詳亦密以禧過惡白帝且言彭城王勰大得人情不宜久輔政帝然之詔勰以王歸第禧進位大保魏主時年十六不能親決庶務委之左右於是倖臣趙邕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浸衰 二月乙巳南康王即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赦加蕭衍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黃鉞時衍次揚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夬勞軍夬古如寧朔將軍庾域諷夬曰黃鉞

魏政浸衰

八箇三三五

五

王肅終身不聽樂

未加非所以總帥侯伯夬返西臺遂有是命七月蕭衍使曹仲宗等乘水漲以舟師襲加湖鼓譟攻之丁酉加湖潰將士殺溺死者萬計俘其餘眾而還於是郢魯二城相繼而降郢州名諸將欲頓軍夏口衍以為宜乘勝直指建康諮議參軍張弘策亦以為然衍命眾軍即日上道緣江至建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逆為圖畫如在目中魏安國宣簡侯王肅卒初肅以父死非命四年不除喪高祖曰三年之喪賢者不敢過命肅以祥禫之禮除喪禫徒感切然肅猶素服不聽樂終身 九月詔肅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從事衍留驍騎將軍鄭紹叔守尋陽自引兵東下謂紹叔曰卿吾之蕭何寇恂也前途不捷我當其各糧運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比克建康紹叔督江湘糧運未嘗乏絕 蕭衍之克江郢也東昏侯遊騁如舊謂茹法珍曰須來至白門前當一決衍至近道乃聚兵為固守之計 十月衍至新林東昏侯遣征虜將軍主珍國將精兵十萬餘人陳於朱雀航南宦官王寶孫持白虎幡督戰開航背水以絕歸路衍軍小却王茂下

和帝



行克  
臺兵

元英  
欲伐  
齊

珍國  
獻明  
鏡

斬東  
昏

王志  
服樹  
葉

和帝

馬單刀衝擊東軍應時而陷曹景宗呂僧珍縱兵乘之將士皆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衆軍不能抗王寶孫切罵諸將帥直閣將軍席豪發憤突陳而死豪驍將也陳贛既死士卒土崩赴淮死者無數積尸與航等後至者乘之以濟於是東昏侯諸軍望之皆潰衍軍長驅至宣陽門壬午衍鎮石頭命諸軍攻六門東昏燒門內營署官府驅逼士民入宮城閉門自守衍命諸軍築長圍守之十一月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驕縱日甚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上莫葛勿丹陽邑掃土與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乃皇天受我之日曠載一逢之秋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絕又命楊徐二州聲言俱舉建業窮蹙魚遊釜中上奉甫切鑊屬可以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為一伏惟陛下獨決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脫爽并吞無日事寢不報東昏侯城中軍事悉委王珍國會兗州刺史張稷入衛京師以稷為珍國之副外圍既久城中皆思早亡莫敢

八益二二五

八六

先發茹法珍梅蟲兒說東昏曰大臣不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誅之王珍國張稷懼禍珍國密遣所親獻明鏡於蕭衍衍斷金以報之兗州中兵參軍張齊稷之腹心也珍國因齊密與稷謀同弑東昏十二月丙寅夜珍國稷引兵入殿御刀豐勇之為內應東昏在含德殿作笙歌寢未熟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後宮門已閉官者黃泰平刀傷其膝仆地張齊斬之稷召尚書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令百僚署牋以黃油裹東昏首遣國子博士范雲等送詣石頭右衛將軍王志歎曰冠雖弊何可加足取庭中樹葉按服之擬如未切手偽悶不署名衍覽牋無志名心嘉之衍與范雲有舊即留參幃幃衍使張弘策先入清宮封府庫于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禁勒部曲秋毫無犯收潘妃及嬖臣茹法珍梅蟲兒等皆誅之固本紀及梁紀已巳衍以宣德太后令追廢涪陵王為東昏侯涪音淨衍入鎮殿中

考異曰

右和帝在位一年壽年十六齊七主合二十三年起巳未終辛巳



東昏侯永元元年三月以陳顯達為江州刺史齊明帝紀永泰元

年七月癸卯以顯達為江州本傳顯達敗於馬圈求降號不許乃除江州又云東昏立顯達彌不樂京師得此授甚喜按明帝未顯達方以三公將兵擊魏不容無故除江州今從本傳

二年十一月乙巳衍建牙集眾齊帝紀十二月梁王起義兵於襄陽誤也今從梁書高祖紀

和帝中興元年正月戊申蕭衍發襄陽梁高祖紀云二月戊申發襄陽按戊申正月十三日梁紀誤也

三月乙巳南康王即帝位東昏紀云丁未南康王諱即皇帝位蓋是日建康始聞之耳今從和帝及梁武帝紀

十月壬午蕭衍築長圍守宮城齊帝紀與梁帝紀叙此事先後多不同按齊紀皆有甲子今用梁紀事以齊紀甲子次之

十二月張稷斬東昏首送石頭南史王亮傳曰張稷等議立湘東嗣王寶暉領軍王瑩曰城閉已久人情離解征東在近何不諮問按時和帝已立稷等知建康不可守故執東昏豈敢復議立

寶暉今從齊書

卷七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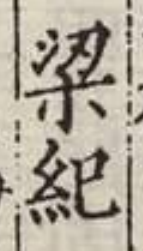
六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五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六



梁紀

高祖武帝上

諱衍字叔達姓蕭氏蘭陵人仕齊為大司馬尋封梁王二月受

齊禪國號梁改元天監

天監元年壬春正月齊和帝遣兼侍中席闡文等慰勞建康大

司馬衍下令凡東昏時浮費自非可以習禮樂之容繕甲兵之備

者餘皆禁絕進大司馬衍都督中外諸軍事劔履上殿贊拜不

名大司馬內有受禪之志沈約微扣其帶大司馬然之約出大

司馬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曰大司馬曰我起兵三年矣功臣

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卿二人也於是詔進大司馬位相國

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為梁公備九錫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

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鉞二月詔梁公進爵為王殺齊邵陵王

寶攸數人鄱陽王寶實實奔魏魏人深器重之以

蕭愔為荊州刺史愔徙荊州軍旅之後公私空乏愔厲精為治廣

蓋二二六

屯田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乏困自以少年居重任謂佐吏

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吾今開懷知其無隱於是人人得

盡意民有訟者皆立前待符教決於俄頃曹無留事荆人大悅

齊和帝東歸至姑孰下詔禪位于梁梁王即皇帝位奉和帝為巴

陵王尋殺之王之鎮荊州也琅邪顏見遠為錄事參軍既禪位見

遠不食數日而卒上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

而顏見遠乃至於此

胡曰五朝取國皆祖述孟德而憲章仲達爾彼操以文王自居

而炎遂以受禪為名則蕭衍切比於湯武何不可之有所不足

者東昏罪惡雖浮於紂而蕭公於仁義曾未窺其藩耳在易之

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未聞應天也應者感對而為

言人事作於下則天理應於上豈曰天感乎上而人應乎下歟

為是言者不知天之為天矣故易惟曰順乎天者順理也東昏

之罪惡固天所絕然蕭衍借王天虎頭以擊蕭穎曾於前遣鄭

伯嵩送生金以除巴陵王於後天何嘗有與行以示梁而使梁

武帝

論武  
帝無  
仁義

受齊  
禪

禁絕  
東昏  
時浮  
費  
沈約  
范雲  
佐命





江左  
代謝  
必有  
屠滅

置函  
求言

謗木  
函

肺石  
函  
選廉  
平為  
吏

制鍾  
律四  
器

設十  
鐘  
二罇

武帝

行不義殺不辜以應之邪後世治名不治實以兵取國者曰吾  
應天順人也相承而罔察至以為尊號其失遠矣

庚午詔議贖刑 齊南康侯子恪克各及弟祁陽侯子範嘗因  
事入見上從容謂曰天下公器非可力取苟無期運雖項籍之力

終亦敗云宋孝武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皆鴆之上直禁切毒  
殺食即朝臣亦疑似枉死者相繼然或疑而不能去或不疑而卒

為患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除去卿輩以壹物心我於時依而行之  
誰謂不可正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有屠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

不長又齊梁雖云革命事異前世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宗屬未遠  
齊業之初亦共甘苦情同一家豈可遽如行路之人況卿今日猶是

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小待自當知我寸心子恪  
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梁子恪子範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並以才能知

名歷官清顯各以壽終本癸酉詔公車府謗木肺石傍各置  
一函謗補職切譏惡事者書之於木肺方廢切肺石赤石也周禮若

肉食莫言欲有橫議上胡孟切投謗木函若有功勞才器寃沈莫  
達者投肺石函上身服浣濯之衣浣胡管切濯衣垢也或作澣常膳唯以菜蔬

膳時戰切具每簡長吏務選廉平皆召見於前勗以政道擢尚書  
食也亦作餼到都導切姓為建安內史左戶侍郎劉駿祖紅切為晉

安太守二人皆以廉著稱又著令小縣令有能迁大縣大縣有能  
迁二千石以山陰令丘仲孚為長沙內史武康令何遠為宣城太

守由是廉能莫不知勸本紀上素善鍾律欲釐正雅樂乃自  
制四器名之為通每通施三弦黃鍾弦用二百七十絲長九尺應

鍾弦用一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彊中間十律以是為  
差因以通聲轉推月氣乘無差違而還得相中又制十二笛黃鍾

笛長三尺八寸應鍾笛長二尺二寸中間十律以是為差以寫通  
聲餘古鍾玉律並皆不差於是被以八音施以七聲莫不和韻先

是宮懸止有四罇鍾上伯各切十一雜以編鐘編磬衡鐘凡十六  
虞音巨爾雅曰木謂上始命設十二罇鐘各有編鐘編磬凡三十

六虞而去衡鐘四隅植建鼓樂志  
二年三月蕭寶寅伏於魏闕之下請兵伐梁雖暴風大雨終不斲



徐勉還宅驚犬

道根怯防勇戰

源懷効奏無私

吉扮代父命

武帝

移會陳伯之降魏亦請兵自效四月以寶寅為揚州刺史丹揚公  
齊王禮賜甚厚配兵一萬明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以顏文智為  
軍主寶寅志性雅重過甚猶絕酒肉慘形悴色蔬食麤衣未嘗嬉  
笑 五月霄城文侯范雲卒靈盡心事上知無不為臨煩處劇精  
力過人及卒眾謂沈約宜當樞管上以約輕易不如尚書左丞徐勉  
乃以勉及右衛將軍周捨同參國政捨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  
兩人俱稱賢相常留省內罕得休下勉或時還宅群犬驚吠每有  
表奏輒焚其藁捨豫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左右國史詔誥儀舛  
法律軍旅謀謨皆掌之與人言謔戲也終日不絕而竟不漏泄  
機事眾尤服之魏既罷鹽池之禁而其利皆為富彊所專  
乃復收鹽池利入公 八月魏党法宗攻焦城先是南梁太守馮  
道根戍阜陵初到脩城隍湖光切城池也遠斥候如敵將至眾  
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党法宗等二萬奄至  
城下眾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  
兵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閑暇戰又不利遂引去 魏既迁洛陽

鑑七十六

三

北邊荒遠因以饑饉百姓困弊魏主遣尚書左僕射源懷巡行北  
邊六鎮賑給貧乏之考論殿最事之得失職丁見切後也謂課居後  
謂課居先皆先決後聞懷通濟有無飢民賴之沃野鎮將于祚皇后之  
出父與懷通婚時于勁方用事執傾朝野祚頗有受納懷將入鎮  
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即効奏免官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舊交  
貪穢狼籍置酒請懷謂懷曰命之長短繫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  
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鞠獄之所也鞠居六切窮明  
日公庭始為使者檢鎮將罪狀之處耳須揮淚無以對竟案効抵  
罪 馮翊吉扮父為原卿令扮府為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  
扮年十五槓登聞鼓槓陟也乞代父命上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  
尉卿察法度嚴加誘脅取其款實法度盛陳拷訊之具拷苦老切  
信問詰扮曰爾求代父救已相許審能死不且爾童駭若  
為人所教亦聽悔異扮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顧不忍見  
父極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明詔聽代不異登仙  
豈有回貳法度乃更和顏誘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得釋觀



論吉  
孝粉純

利輕  
義重

重粟  
帛輕  
金玉

元英  
敗馬  
仙理

武帝

君足為佳童今若轉辭幸可父子同濟粉曰父挂深効必正刑書  
囚瞑目引領願莫定唯聽大戮無言復對時粉備加桎械上救  
粉也法度愍之命更著小者粉弗聽曰死罪之囚唯宜益械豈  
可減乎竟不脫法度具以聞上乃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求其在  
廷尉事并問鄉里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粉曰異哉王尹何量粉之  
薄也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粉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  
固拒而止

管見曰吉粉乞代父死人子常道也然年方成童而能之則其  
質去庸遠矣王志欲以純孝舉之亦為少而賢之也粉以因父  
取名為辱則又賢矣故常論之善不可以利為利而為善則無  
善之理故孝而有利心則不成乎孝矣忠而有利心則不成乎  
忠矣何者心無二用利輕則義重利絕則義純一有利心參乎  
其間未有不反為利所勝者故當辭而思受則辭必不果臨戰  
而思生則戰必不力無不然者忠孝一道也孝如曾子盡子之  
分耳豈聞參也邀賞於曾哲忠如周公盡臣之分耳豈聞旦也  
邀賞於成王周公而有希報受賞之心則是吉粉之不如而尚  
得為孔子之所法耶

蓋二六

四

三

三年六月魏大旱散騎常侍邢巒姓呼經也奏稱昔者明王重粟帛  
輕金玉何則粟帛養民而安國金玉無用而敗德者故也先帝深  
監奢泰務崇節儉至以紙絹為帳衾上知亮切冑謂之帳下於  
隱豈銅鐵為轡勒府藏之金裁給而已不復買積以費國資逮景  
明之初承升平之業四境清晏遠邇來同於是貢篚相繼唯府  
器盛於篚商估交入諸所獻納倍多於常金玉常有餘國用恒不  
足苟非為之分限但恐歲計不通自今請非要須者一切不受魏  
主納之本傳七月魏人攻義陽上遣寧朔將軍馬仙理救之  
緝仙理轉戰而前兵執甚銳元英結壘於士推山分命諸將伏  
於四山示之以弱仙理乘勝直抵英營英縱兵擊之統軍傅永擐  
甲執槊所角切才屬通俗單騎先入唯軍主蔡三虎副之突陳  
橫過梁兵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仙理大敗退走英謂永曰  
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高祖捫足不欲人知捫音捫也下官雖



二雅  
好儒  
術

論梁  
本好  
釋

置五  
經博  
士

州郡  
立學

芝生  
太極  
殿

微國家一將奈何使賊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盡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軍中莫不壯之仙理復帥萬餘人進擊英英又破之義陽危急八月降於魏英使司馬陸希道為露板嫌其不精命傅永改之永不增文彩直為之陳列軍事處置形要而已英深賞之曰觀此經筭雖有金城湯池不能守矣魏詔營繕國學時魏平寧日以學業大盛燕齊趙魏之間教授者不可勝數弟子著錄多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每年逾眾上雅好儒術以東晉宋齊雖開置國學不及十年輒廢之其存亦文具而已無講授之實

朱黼曰自東晉宋齊以來學校隨廢講授闕典梁武雅好儒術得國未幾遂置五經博士開館宇廩後進夫豈不美然上意所祈向者西戎之鬼教其齋戒躬講者西戎之譯典帥公卿士民傾家捐軀以宗事者西戎之妖法而已實徇乎異端而文趨乎正學雖有詔令之詳條法之備奚足以風動天下興起治功哉四年正月朔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

七十九

卷二六

五

三

浮蕩儒教淪歇詩馮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可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內後進以賀瑒暢及明山賓沈峻嚴植之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廩上許既切續生肉也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為吏暮年之間懷經負笈者雲會辨及入切又選學生往會稽雲山從何胤受業命胤選文徒中經明行修者具以名聞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初譙國夏侯遷從裴叔業鎮壽陽與叔業有隙單騎奔魏魏以道遷為驍騎將軍使守合肥後又棄戍來奔從梁秦二州刺史莊丘黑鎮南鄭以道遷領漢中太守黑卒詔以王珍國為刺史未至道遷陰與軍主江忱之等玠謀降魏魏遣尚書邢亦山將兵赴之二月亦山至漢中擊諸城戍所向摧破遂入劔閣梁州十四郡地東西七百里南北千里皆入于魏亦山遣統軍王足進圍涪城蜀人震恐益州城戍降魏者什二三亦山表於魏主請乘勝取益州魏主不從魏有芝生太極殿之西序魏主以示侍中崔光光上表以為此莊子所謂氣蒸成菌者也菌巨菌切草名說文桑脆之物脆此芮切小生於墟落穢濕之地不



大舉伐魏 米斛三十錢

魏主好桑門

甄琛乞弛鹽禁

罷鹽池禁

武帝

當生於殿堂高華之處今忽有之厥狀扶踈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皆以為敗亡之象故太戊中宗戊莫候初懼災脩德殷道以昌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者也今西南二方兵革未息郊甸之內大旱踰時民勞物悴莫此之甚承天育民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側躬睿意惟新聖道節夜飲之樂養方富之年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嶽矣是時魏主好宴樂故光言及之 十月上大舉伐魏以揚州刺史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事王八以將軍帥眾十餘萬以拒梁軍 是歲大穰米斛三十錢穰汝陽切豐也五年二月魏主詔王公以下直言忠諫治書侍御史陽固上表以為當今之務宜親宗室勤庶政貴農桑賤工賈音古百工商賈也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桑門即沙門也表宏曰沙門漢言以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于无為救饑寒之苦時魏主委任高肇踈薄宗室好桑門之法不親政事故固言及之此史本傳初魏御史中尉甄琛表稱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為人厲禁蓋取之以時不使戕賊而已戕在良切戕猶殘也故

鑑七十六

六

雖置有司實為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為人父母而吝其醢醢上馨奚切醢味也下許亥切肉醬也富有群生而擁其一物者也今縣官鄣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蓋天子富有四海何患於貧乞弛鹽禁與民共之錄尚書事彭城王勰尚書邢巒奏以為琛之所陳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切惟古之善治民者必污隆隨時豐儉稱事役養消息以成其性命若任其自生隨其飲啄乃是芻狗萬物芻則隅切束芻為狗祭祀所用適則祭之過則弃之何以君為是故聖人歛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為身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也今鹽池之禁為日已久積而散之以濟軍國非專為供太官之膳羞給後宮之服玩既利不在已則彼我一也然自禁鹽以來有司多慢出納之閒或不如法是使細民嗟怨負販輕議此乃用之者无方非作之者有失也一旦罷之恐乖本旨一行一改法若奕棊參論理要宜如舊式魏主卒從琛議四月罷鹽池禁此史本傳五月豫州刺史韋叡攻魏小峴未拔叡行圍柵魏出



韋叡 不可犯

韋叡 用奇兵

昭明太子 生 貴人 如屋

遺巾 幘 畏韋 虎



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足以固守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苟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拍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韋叡法不可犯也遂進擊之士皆殊死戰魏兵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拔遂至合肥先是胡略等攻合肥久未下叡按山川夜帥衆堰肥水堰於建切頭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築東西小城夾合肥叡先攻二城魏衆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奏益兵叡笑曰賊至城下方求益兵將何所及且吾求益兵彼亦益兵兵貴用奇豈在衆也遂擊破之叡起圍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中人皆哭守將杜元倫登城督戰中弩死城遂潰俘斬萬餘級獲牛馬以萬數叡體素羸未嘗跨馬每戰常乘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客夜半起筭軍書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館宇藩牆皆應準繩諸軍進至東陵有詔班師去魏城既近諸將恐其追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上丁練切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

六鑑七十六

六七

於是遷豫州治合肥 太子統生五歲能遍誦五經始自禁中出居東宮綱本魏驃騎大將軍源懷卒懷性寬簡不喜煩碎常曰為貴人當舉網維何必事事詳細譬如為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下楹以成切柱也棟多貢切爾雅曰棟謂之榑基壁完牢足矣斧斤不平斲削不密非屋之病也 九月臨川王宏以帝弟將兵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為百數十年所未之有軍次洛口前軍克梁城諸將欲乘勝深入宏性懦怯上乃卧切又乃乱切弱也下乞業切畏也部分乖方聞魏遣邢峦与中山王英合攻梁城召諸將議旋師吕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馬仙理曰天子掃境內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却生一寸昌義之怒須髮盡磔曰磔張格切張開也吕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出未逢敵望風遽退何面目得見聖主乎議者罷出宏不敢遽違群議停軍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遺以巾幘古獲切婦人喪冠又古對切一且歌說婦人以巾上覆髮如幘類之曰不畏蕭娘與吕姥莫補切說文母也但畏合肥有韋虎虎謂韋叡也僧珍欲遣裴邃分軍取壽陽大衆停洛口宏固執不聽於是將士人懷憤怒會洛口暴風雨軍中大驚宏與數騎逃去將士求宏不



餓虎  
將軍  
飢鷹  
侍中

韋叡  
救鍾  
離

將和  
師濟

道根  
走馬  
步地

韋叡  
敗魏  
軍

得皆散歸弃甲投戈填滿水陸捐弃病者及羸老死者近五萬人  
乃命昌義之守鍾離魏中山王英進圍鍾離魏右衛將軍元暉  
與侍中盧昶皆有寵於魏主而貪縱時人謂之餓虎將軍飢鷹侍  
中暉尋遷吏部尚書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下郡迺減  
其半餘官各有等差選者謂之市曹

六年正月魏中山王英揚大眼等眾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  
淮水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為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  
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昌義之督帥將士隨方抗禦上  
命豫州刺史韋叡將兵救鍾離受曹景宗節度叡自合肥取直道  
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兵盛多勸叡緩行  
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  
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上豫救曹景宗曰韋  
叡卿之鄉望也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上聞之曰二將和師  
必濟矣景宗與叡進頓邵陽洲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  
掘其月樹鹿角截洲為城去魏城百餘步南梁太守馮道根能走  
如穿也

鑑七十六

八

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比曉而營立魏中山王英大驚以杖擊地  
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景宗慮  
城中危懼募軍士言文達等潛行水底齎救入城中始知有外  
援勇氣百倍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叡結車  
為陣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彊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甚  
眾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上命景宗等豫裝高艦使與魏橋等  
為火攻之計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三月  
淮水暴漲六七尺叡使馮道根與盧江太守裴邃等乘閫艦以小  
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倏忽之間橋柵俱盡  
根等皆身自搏戰上伯各切又於魏軍大潰英見橋絕脫身弃城走大  
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土崩悉弃其器甲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  
首亦如之諸軍逐北至滅水上滅烏外切又於英單騎入梁城緣  
淮百餘里尸相枕籍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  
不可勝計昌義之德景宗及叡請二人共會設錢二十萬官賭之  
景宗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與群帥爭先告





徐勉 止談 風月 徐勉 定百 官品

詔齋 日不 樂

論齋 法

草封 禪儀



捷叡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本傳十月以五兵尚書徐勉為

吏部尚書勉精力過人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

筆又該綜百氏皆為避諱嘗與門人夜集客虞暉求詹事五官勉

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可及公事時人咸服其無私

七年正月詔吏部尚書徐勉定百官九品為十八班以班多者為

貴二月增置鎮衛將軍以下為十品凡二十四品班不登十品別有

八班又置施外國將軍二十四班凡一百九號 詔置州望郡宗

鄉豪各一人專掌搜薦勉本傳及魏京兆王愉反上羊切既而

伏誅 初魏顯祖之世柔然萬餘戶降魏置之高平薄骨律二鎮

及太和之末叛走略盡唯千餘戶在太中大夫王通請徙置淮北

以絕其叛詔太僕卿楊椿持節往徙之椿上言先朝處之邊徼所

以招附殊俗且別異華戎也今新附之戶甚眾若舊者見徙新者

必不自安是驅之使叛也且此屬衣毛食肉屬珠玉切類樂冬便

寒南土濕熱往必殲盡上子庶切滅也進失歸附之心退無藩衛之益置

之中夏或生後患非良策也不從遂徙於濟州緣河處之及京兆

蓋二六

九

王愉之亂皆浮河赴愉所在鈔掠如椿之言本傳宋齊舊儀

祀天皆服袞冕兼著作郎許懋請造大裘從之上將有事大廟詔

以齋日不樂自今輿駕始出鼓吹從而作還宮如常儀

管見曰國之大事惟宗廟社稷為重今齋日云者非祭祀散齋

致齋之齋也乃浮圖氏所行不飲酒不如葷之齋也散齋七日

致齋三日居必遷坐衣必變服食必盛饌一其心志潔其氣體

以與神明交未嘗不飲酒不如葷也不飲酒不如葷莊子謂祭

祀之齋已失之矣浮圖所行其義何所依與有宗廟之事備禮

樂之容國家常典何可闕也其或於禮不中則詔有司稽古而

損益之可耳今乃因齋日而不樂既知其弗克也遂以為定制

其輕宗廟不亦大乎

八年正月上祀南郊大赦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會古外切稽

禹會諸侯計功因曰上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增山曰封為禪

會稽諸侯計功因曰上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增山曰封為禪

禪地許懋建議以為舜柴岱宗上待戴切泰山也為是為巡狩舒

曰禪許懋建議以為舜柴岱宗上待戴切泰山也為是為巡狩舒

切孟子天子適諸侯曰而鄭引孝經鉤命決去封于泰山考績柴

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而鄭引孝經鉤命決去封于泰山考績柴



許懋  
諫封  
禪

劉芳  
造樂  
器

魏主  
專尚  
釋氏

沈約  
貪冒  
榮利

武帝

燎禪于梁甫刻石紀號燎力照切紫祭天也梁甫此緯書之曲說

非正經之通議也舜五載一巡狩春夏秋冬周徧四嶽若為封禪

何其數也又如管夷吾所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燧徐醉切伏義

安得鑄文告成鑄子泉切斷也夷吾又云惟受命之君然後封禪周成王

非受命之君云何得封泰山禪社首神農即炎帝也而夷吾分為

二人妄亦甚矣若聖王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蓋齊桓公欲

行此事夷吾知其不可故舉怪物以屈之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

嘗遣兼司空董朝至陽羨于線切會稽邑封禪國山皆非盛德之事不足

為灑然則封禪之禮皆道聽所說失其本文由主好名於上而臣

阿盲於下也古者祀天祭地禮有常數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

封禪非所敢聞上嘉納之因推演懋議稱制旨以荅請者由是遂

止魏公孫崇造樂尺以十二黍為寸劉芳非之更以十黍為寸

尚書令高肇等奏崇所造八音之器及度量皆與經傳不同詰其

所以然云必依經文聲則不協請更令芳依周禮造樂器俟成集

鑑十二六

十

議並呈從其善者詔從之十一月魏主於式乾殿為諸僧及朝

臣講維摩詰經時魏主專尚釋氏不事經籍中書侍郎裴延雋上

疏以為漢光武魏武帝雖在戎馬之間未嘗廢書先帝遷都行師

手不釋卷良以孝問多益不可暫輟故也陛下升法座親講大竟

凡在瞻聽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楷應務之所先伏願經書

互覽孔釋兼存則內外俱周直裕斯暢矣時佛教盛於洛陽中國

沙門之外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魏主別為之立永明寺千餘間

以處之處士馮亮有巧思魏主使與河南尹甄琛沙門統僧暹擇

嵩山形勝之地立閑居寺極巖壑土木之美由是遠近承風無不

事佛比及延昌州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本紀

九年正月以尚書令沈約為左光祿大夫右光祿大夫王瑩瑩定

為尚書令之約文孝高一時而貪冒榮利用事十餘年政之得

失唯唯而已唯以水切諾也自以久居端揆有志台司論者亦以為宜而

上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許徐勉為之請三司之儀上不許本

三月魏皇子誦生壯悅誦母胡充華初選入掖庭昭云以為在掖



充華  
不畏死

詔定  
新曆

仙理  
下同  
廝養

練陸  
老人  
諫平  
法不  
殺太  
子

門內故謂同列以故事魏制將立太祝之曰願生諸王公主勿生

太子充華曰妾之志異於諸人奈何畏一身之死而使國家無嗣

乎及有娠春秋左傳曰邑姜方娠杜預注同列勸去之充華不可

私自誓曰若幸而生男次第當長男生身死所不憾也 上幸國

子學親臨講肄詳至切詔皇太子以下及王侯之子年可從師者

皆入學 舊制尚書五都令史皆用寒流四月詔曰尚書五都職

參政要非但總領眾局亦乃方軌二丞可革用士流秉此羣目於

是以都令史視奉朝請用太學博士劉納兼殿中都司空法曹參

軍劉顯兼吏部都太學博士孔虔孫兼金部都司空法曹參軍蕭

軌兼左右戶都宣毅墨曹參軍王顯兼中兵都並以才地兼美首

膺其選 上即位之二年詔定新曆負外散騎侍郎祖暄況晚切

切下奏其父冲之考古法為正曆不可改至八年詔太史課新舊

二曆新曆密舊曆疎是歲始行冲之大明曆

十年二月魏徐州刺史盧昶丑兩遣琅邪戍主傅文驥等據胸山

胸其居切詔振遠將軍馬仙琕擊之仙琕圍胸山魏主詔揚州刺

八鑑二六

十一

史李崇等治兵壽陽以分胸山之執盧昶本儒生不習軍旅胸山

城中糧樵俱竭樵慈焦切糧傳文驥以城降十二月昶引兵先遁

諸軍相繼皆潰仙琕追擊大破之二百里間僵尸相屬僵音薑収

其糧畜器械不可勝數昶單騎而走棄其節傳張恋切儀衛俱及

仙琕為將能與士卒同勞逸所衣不過布帛所居無幃幙衾屏飲

食與廝養最下者同其在邊境廝相支切析常單身潛入敵境伺

知壁壘音水切村落險要處所攻戰多捷士卒亦樂為之用本

是歲梁之境內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縣千二十二是後州名

浸多廢置離合不可勝記魏朝亦然 上敦睦九族優借朝士有

犯罪者皆屈法申之百姓有罪則案之如法其緣坐則老幼不免

一人亡逃舉家質作民既窮窘斲完益深常因郊祀有練陵老人

練音林遮車駕言曰陛下為法急於庶民緩於權貴非長久之道

誠能反是天下幸甚上於是思有以寬之

十一年正月詔自今通謫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小可停將

送 十月魏立皇子詡為太子始不殺其母



李崇  
不棄  
城

李崇  
虎  
号卧

耕藉  
田祀  
先農

取民  
丁堰  
淮水

王顯  
聚斂  
臣

胡太  
后稱  
制

堰成  
復壞

論武  
帝浮  
屠弊

武帝

十二年五月壽陽久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沒魏揚州刺史李崇勒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乃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二板將佐勸崇棄壽陽保北山崇曰吾忝守藩岳德薄致災淮南萬里繫于吾身一日動足百姓瓦解音蟹楊州之地恐非國物吾豈愛一身取愧王尊但憐此士民無辜同死可結筏隨高船筏音伐人規自脫吾必與此城俱沒幸諸君勿言因上表以水災求解州任魏主不許崇沈深寬厚有方略得士衆心在壽春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鄰敵謂之卧虎上變設反閒以疑之魏王素知其忠篤委信不疑

十三年二月丁亥上耕藉田大赦宋齊藉田皆用正月至是始用二月致齋祀先農崇本傳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上以為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暉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切浮也妙不堅實功不可就上弗聽發徐揚民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太子右衛率康絢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於鍾離役人及戰士合二十萬南起浮山北抵嶢石又上鑿切依岸

八鑑七十六

十一

築土合脊於中流春資其日切讀如昔脊之脊魏御史中尉王顯問治書侍御

史陽固曰吾作太府卿府庫充實卿以為如何固曰公收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州郡贓贖悉輸京師以此充府未足為多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可不戒哉顯不悅因事奏免固官

十四年正月魏主殂太子詔即皇帝位尊母胡氏為皇太后臨朝稱制于忠居門下揔宿衛遂專朝政權傾一時初太和中軍國多事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祿四分減一忠悉命歸所減之祿舊

制民稅縮一匹別輸綿八兩布一匹別輸麻十五斤忠悉罷之地傳本四月浮山堰成而復潰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堰其性惡

鐵乃運東西冶鐵器數千萬斤沈之亦不能合乃伐樹為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木石無巨細皆盡負擔者肩土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

東萊評曰武帝惑浮屠法戒妻殺宗廟皆用麩牲至敕文錦不得為仙人鳥獸之形恐翦裁傷仁恕之道然立堰浮山兵民死者無慮數十萬而卒之決壞其所殺過於牲牢不啻萬倍比之



翦裁文錦孰為傷仁恕乎齊宣王與甲兵危士臣結怨於諸侯而不忍殺牛釁鍾孟子譏焉武帝之類歟

管見曰魏庶子立為太子則先殺其所生自以為法漢武鉤弋之為也既六世矣偶無母氏之禍非策之得也而世宗始不殺胡嬪人理獲全而胡后之存乃魏之所以亡者以成敗論則殺為是不殺為非以義理論則不殺為仁殺為無道二者何從曰父慈則子孝殺人之母可謂慈乎母見殺而不悲可謂孝乎是皆非人生之常理也若國之治忽其所由致則多術矣豈皆以母后之故耶魏室衰敗正坐胡后臨朝此則元雍元澄元忠諸公之罪也肅宗三歲即位又三年而靈后始聽政方其聽政之時雍與澄專國大政誅王顯殺高肇百官總已中外悅服能率是道以俟君長何待於簾帷之政耶而羣臣不深思遠慮熟議審計無故奏請開禍亂之源雍澄無所可否相與行之然則靈后獨能喪魏寶諸大臣同任其責矣善乎蘇子之論攝人也曰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從攝主北面而

西階南何謂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生而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為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死康子即位既葬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告朝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若康子者乃攝主矣是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來不修是禮而以母后攝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與聞外事且不可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況可使當大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為政而國安在古推齊之君王后蓋亦千一矣自東漢馬鄧尚不能無譏而漢之呂魏之胡唐之武蓋不勝其亂王莽楊堅因以易姓由此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使母后而可信也攝主亦可信也若均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猶愈於異姓哉或曰三代之禮君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安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託冢宰若太子未生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



之禮必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鄭玄之傳攝主曰是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生而女上卿豈繼世者耶此玄之陋也是故攝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以為當然故不得不論也

作瑤光寺

佛殿如大極殿

李崇請興學廢

民絕戶為沙門

佛名鬼教

武帝

十五年四月淮堰成長九里下廣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樹以杞柳軍壘列居其上及康絢以事徵還張豹子繼之不復修淮堰九月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初魏人患淮堰將攻之尚書右僕射李平以為不假兵力終當自壞及聞破太后大喜賞平甚厚本傳初魏世宗作瑤光寺未就是歲胡太后又作永寧寺皆在宮側又作石窟寺於伊闕口皆極土木之美而永寧尤盛有金像高丈八尺者一如中人者十玉像二為九層浮圖掘地築基下及黃泉浮圖高九十丈上刹復高十丈刹初八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鐘而小鐸達各切大鈴也佛殿如太極殿南門如端門僧房千間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揚州刺史李崇上

卷七十六

一四

表以為高祖遷都垂三十年明堂未修太學荒廢城闕府寺頗亦頽壞非所以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今國子雖有學宮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鸞麥南箕北斗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且罷尚方雕靡之作省永寧土木之功減瑤光材瓦之力分石窟鑿琢之勞及諸事役非急者於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國容嚴顯禮化興行不亦休哉太后優令答之而不用其言太后好事佛民多絕戶為沙門李瑒上言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豈得輕縱背禮之情肆其向法之意一身親老棄家絕養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都統僧暹等忿瑒謂之鬼教以為謗佛泣訴於太后太后責之瑒曰天曰神地曰祗人曰鬼傳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則明者為堂堂幽者為鬼教佛本出於人名之為鬼愚謂非謗太后雖知瑒言為允難違暹等之意罰瑒金一兩本傳管見曰聖人之治以禮制欲而品節之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其居處服食器用莫不有等下不敢僭上不敢踰此物力所以不



屈而民志所以大定也佛教以供養為誠莊嚴為勝唯知侈伏而崇飾之以自張皇其道未聞一僧諫止沮抑以為非義者也魏有中國幾數十年惟孝文差為養民然國亦不富逮靈后肅宗從事佛教造寺殫費遂至力屈二夷交侵六鎮盡叛羣盜如蝟毛而起國隨以亡孝文太平之風曾未二十年掃地盡矣彼一萬三千餘寺數十萬僧何救於斯時後之好佛者盍亦視此為龜鏡乎

又曰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語雖若不酬而義則兼舉矣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欲知死必先知生知所以生則知死之故矣欲事鬼神必先事人能盡事人之道則知鬼神之情狀矣今佛之道遺生而修死棄人而明鬼皇皇焉以死為一大事而極談鬼神謂人死必參乎鬼閒而禍福善惡皆有自鬼閒治之凡人世實理與事之迹皆指為幻化不真而無形色名聲如天堂地獄轉輪無稽之言反指為真實不誣是可信乎李瑒以一言蔽之曰鬼教蓋盡之矣

### 考異曰

天監五年五月韋叡敗魏兵於小峴魏帝紀六月辛丑陷小峴戌今從叡傳

九月臨川王宏夜遁將士皆散梁書宏傳云會征役久有詔班師殊為不實今從南史

六年三月淮水暴漲梁帝紀四月癸未景宗等破魏軍魏帝紀四月戊戌鍾離大水英敗績按曹景宗傳云三月春水生淮水暴長梁魏二史蓋據奏到月日書之耳今從景宗傳

生擒魏兵五萬人韋叡傳云其餘釋甲稽顙乞為囚奴者猶數十萬按魏軍共止數十萬如叡傳所言似為太過今從景宗傳

十年十二月馬仙琕大破魏兵魏帝紀盧昶敗在十一月今從梁帝紀梁紀云斬馘十餘萬按盧昶表云此兵九千賊衆四萬求益兵六千魏主以四千給之安得十餘萬衆蓋梁史為夸大耳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六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七

梁紀

高祖武帝中

始鑄五銖錢

天監十六年魏初民間皆不用錢高祖太和十九年始鑄太和五銖錢遣錢工在所鼓鑄民有欲鑄錢者聽就官鑪銅必精練無得殺雜世宗永平三年又鑄五銖錢禁天下用錢不依準式者既而洛陽及諸州鎮所用錢各不同商貨不通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以為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雞眼鑿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來繩禁愚竊惑焉又河北既无新錢復禁舊者專以單絲之縑踈縷之布縑音兼帛也縷隴主切說文錢也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為尺以濟有無徒成杼軸之勞杼文呂切機之持緯者軸仲六切機具也或作軸不免飢寒之苦殆非所以救恤凍餒子育黎元之意也錢之為用貫緡相屬緡居兩切孟康曰緡錢貫也俗作緡不假度量平均簡易濟世之宜謂其深允乞並下諸州方鎮其太和與新鑄五銖及古諸錢方俗所便用者但內外全好雖有大小之異並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

一 鑑一七

一

一

魏人多冒軍功

庶貨環海內公私無壅其雞眼環鑿及盜鑄毀大為小生新巧偽不如法者據律罪之詔從之然河北少錢民猶用物交易錢不入市隋本傳及隋食貨志魏人多竊冒軍功尚書左丞盧同閱吏部勳書因加檢覈下華切得竊階者二百餘人乃奏乞總集吏部中兵二局勳簿對句奏案更造兩通一閱吏部一留兵局又在軍斬首成一階以上者即令行臺軍司給券去願切券約說文契也當中豎裂一支付勳人一支送門下以防偽巧太后從之

麵為性牢

人鳥獸之形為其裁翦有乖仁恕 四月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麵為之於是朝野諠譁以為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帝竟不從八坐乃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十月詔以宗廟猶用脯脩更議代之脯匪父切乾肉也脩思留切脯也於是以大餅代大脯其餘盡用蔬菓本紀

論佛氏非仁

武帝

朱黼曰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仁不仁之辨義與利之閒也伏犧作網罟舜焚山澤禹驅龍蛇周公驅虎豹犀象夫豈不仁哉原其設心正欲萬物遂性



道根  
清簡

廢大  
尺斗長

群臣  
共竊  
綿麻

免宏  
官

武帝

生民莫居而已鳥獸魚鱉由是咸若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是之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梁武帝不以生類為藥不以犧牲為祀不以仙人鳥獸之形為衣其設心豈誠仁恕不過信佛氏之說求將來福報而已然一有利取國之心至弒二君殺六寶而不之恤一有利守國之心作浮山堰以灌壽陽一日潰決緣淮數十萬人盡葬魚腹是之謂以其不愛及其所愛也以義而殺不害其為仁以利而不殺不免其為不仁仁不仁之效義與利之別爾

是歲以馮道根為豫州刺史道根謹厚木訥叔骨切言難也論行語剛毅木訥近仁軍能檢敕士卒諸將爭功道根獨默然為政清簡吏民懷之上嘗歎曰道根所在令朝廷不復憶有一州魏尚書崔亮奏請於王屋等山採銅鑄錢從之是後民多私鑄錢稍薄小用之益輕十七年四月魏尚書奏復徵民綿麻之稅張普惠上疏以為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稱以愛民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於絹增稅綿八兩於布增稅麻十五斤民以稱尺所減不啻綿麻音施

鑑二十一

二

說文語時不啻也故鼓舞供調自茲以降所稅絹布浸復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宰輔不尋其本在於幅廣度長遽罷綿麻既而尚書以國用不足復欲徵斂去天下之大信棄已行之成詔追前之非遂後之失不思庫中有大綿麻而群臣共竊之也何則所輸之物或斤羨百銖未聞有司依律以罪州郡或小有濫惡則坐戶主連及三長是以在庫絹布踰制者多群臣受俸人求長闊厚重无復準極未聞以端幅有餘還求輸官者也今欲復調綿麻當先正稱尺明立嚴禁無得放溢使天下知二聖之心愛民惜法如此則太和之政復見於神龜矣臨川王宏妾弟吳法壽殺人而匿於宏府中上敕宏出之即日伏辜南司奏免宏官上注曰愛宏者兄弟私親免宏者王者正法所奏可宏自洛口之敗常懷愧憤都下每有竊發輒以宏為名屢為有司所奏上每赦之上幸光澤寺有盜伏於驃騎航待上夜出航胡郎切上將行心動乃於朱雀航過事發稱為宏所使上泣謂宏曰我非不能為漢文帝念汝愚耳宏頓首稱無之故因匿法壽免宏官宏奢僭過度殖貨無厭庫屋垂百間在內堂



宏錢三億餘万

毀漢石經

求佛經

請禁蓋池

之後關鑰甚嚴有疑是鎧仗者密以聞上於友愛甚厚殊不悅它日獨攜故人射聲校尉丘他卿往與宏大飲半醉後謂曰我今欲履行汝後房即呼輿徑往堂後宏恐上見其賄顏色怖懼上意益疑之於是屋屋檢視每錢百萬為一聚黃榜標之千萬為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上與它卿屈指計見錢三億餘萬屋貯布絹絲綿漆蜜紵蠟等貯丁呂切積也紵雜貨也但見滿庫不知多少上始知非仗大悅劇飲至夜舉燭而還兄弟方更敦睦尋以宏為中軍將軍行司徒本

臣光曰宏為將則覆三軍為臣則涉大逆高祖貸其死罪可矣數旬之間還為二公於兄弟之恩誠厚矣王者之法果安在哉初洛陽有漢所立三字石經雖屢經喪亂而初無損失及魏馮熙常伯夫相繼為洛州刺史毀取以建浮圖精舍遂大致頽落所存者委於榛莽上則洗切木叢生曰榛道俗隨意取之侍中領國子祭酒崔光請遣官守視命國子博士李郁等補其殘闕胡太后許之會元義劉騰作亂事遂寢十月魏胡太后遣使者宋雲與比丘惠生如西域求佛經司空任城王澄奏昔高祖遷都制城內唯聽置僧尼寺各一餘皆置於城外蓋以道俗殊歸欲其淨居塵外故也正始三年沙門統惠深始違前禁自是私謁彌眾都城之中寺踰五百占奪民居三分且一屠沽塵穢連比雜居昔如來闡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戀著城邑正以誘於利欲不能自已此乃釋氏之糟糠法王之社鼠內戒所不容國典所共棄也臣謂都城內寺未成可徙者宜悉徙於郭外僧不滿五十者併小從大外州亦準此詔從之然卒不能行是歲魏太師雍等奏鹽池天藏資育群生先朝為之禁限亦非苟與細民爭利但利起天池取用無法或豪貴封護或近民吝守貧弱遠來邈然絕望因置主司令其裁察彊弱相兼務令得所什一之稅自古有之所務者遠近齊平公私兩宜耳及甄琛啓求罷禁乃為繞池之民尉保光等擅自固護語其障禁倍於官司取與自由貴賤任口請依先朝禁之為便詔從之

蓋二十七

三

十八年魏征西將軍張彝之子仲瑀王上封事求銓削選格銓緣切銓衡而削去也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大巷克期

武帝



仲瑀 排抑 武人 擊省 瓦石 門

魏將 亂

崔亮 為停 年格

失人 自亮 始

武帝

會集屠害其家彞父子晏然不以為意二月羽林虎賁近千人相帥至尚書省詬罵責音奔勇士稱也若虎賁獸求仲瑀兄左民郎言其猛也詬呼瀾切怒罵也中始均不獲以瓦石擊省門上下懼莫敢禁討遂曳彞堂下捶辱極意捶上聲切說文以杖擊也焚其第舍始均拜賊請其父命賊就毆擊鳥擊也後切捶生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彞僅有餘息再宿而死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彞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識者知魏之將亂矣此本傳時官負既少應選者多吏部尚書李韶註注不行大致怨嗟更以殿中尚書崔亮為吏部尚書亮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月日為斷沈滯者皆稱其能亮甥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孰責貢士孰音神六切禮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庠序鄭氏注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雖未盡美應什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語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辨氏姓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汰他蓋也未精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脩厲名行哉亮復書

八鑑二二

八四

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昨為此格有由而然古今不同時宜須異昔子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洛陽令薛琬昌六切又音祝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不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後因請見復奏乞令王公貴臣薦賢以補郡縣詔公卿議之事亦寢其後甄琛等繼亮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魁北史本傳初燕燕郡大守高湖奔魏其子謚為侍御史坐法徙懷朔鎮世居北邊遂習鮮卑之俗謚孫歡沈深有大志家貧執役在平城富人婁氏女見而竒之遂嫁焉始有馬得給鎮為函使至洛陽見張彞升之死還家傾貲以結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常守邪歡與雲中司馬子如懷朔侯景等特相友善並以任俠雄於鄉里任汝鳩切狹胡類切謂以權力輔人魏太后好佛營建諸寺無復窮已令諸州各建五級浮圖民力疲弊諸王貴人官官羽林各建寺於洛陽相高以



太后好佛

王澄諫省浮屠

仲儒請作京房準

壯麗太后數設齋會施僧物動以萬計賞賜左右無節所費不貲而未嘗施惠及民府庫漸虛乃減削百官祿力任城王澄上表以為蕭衍常蓄窺伺之志宜及國家疆盛將士旅力早圖混壹之功比年以來公私貧困宜節省浮費以周急務太后雖不能用常優禮之魏自永平以來營明堂辟雍上必益切下於容切李各天子毗天所以和役者多不過十人有司復借以修寺及供它役十餘年竟不能成起部郎源子恭上書以為廢經國之務資不忌之費宜徹減諸役早圖就功使祖宗有嚴配之期蒼生覩禮樂之富詔從之然亦不能成也

魏人陳仲儒請依京房立準以調八音有司詰仲儒辯詰京房律準今雖有其器曉之者鮮仲儒所受何師出何典籍藉仲儒對曰性頗愛琴又嘗讀司馬彪續漢書見京房準術成數昞然遂竭思思鑽研甚久頗有所得天準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校樂器竊尋調聲之體宮商宜濁徵羽用清若依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為宮清濁悉足唯黃鍾管最長故以黃鍾為宮則往往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采衆音配成其美若

八鑑七十七

五

以應鍾為宮蕤賓為徵難人誰切蕤賓者應鍾之所生周語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中呂為宮則十二律中全無所取今依京房書中呂為宮乃以去滅為商執始為徵然後方韻而崇乃以中呂為宮猶用林鍾為徵何由可諧但音聲精微史傳簡略舊志準十三絃隱間九尺不言須柱以不又一寸之內有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微細難明仲儒私曾考驗準當施柱但前却柱中以約準分則相生之韻已自應合其中絃粗細須與琴宮相類施軫以調聲令與黃鍾相合中絃下依數畫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絃須施柱如箏謂華切說文鼓絃竹身樂也一說秦即人薄義父子爭瑟而分之因以為名即於中絃案盡一周之聲度著十二絃上然後依相生之應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凖以均樂器然後錯采衆聲以文飾之若事有乖比聲則不和且燧人不師資而習火延壽不束脩以變律故云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苟有一毫所得皆關心抱豈必要經師受然後為奇哉尚書蕭寶寅奏仲儒學不師受輕欲制作不合依許事遂寢





上哭馮道根

殺元懌

四館四里

置孤獨園

宋雲取佛經



十二月魏以郎選不精大加沙汰唯朱元旭辛雄羊琛源子恭及范陽祖瑩等八人以才用見留餘皆能遣

並通元年正月左將軍馮道根卒是日上春祠二廟既出宮有司以聞上問中書舍人朱异曰虵蚌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昔衛

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道根雖未為社稷之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上即幸其宅哭之甚慟魏太傅清河文獻王懌素

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好文學禮敬士人時望甚重侍中元又在門下兼總禁兵恃寵驕恣志欲無極懌每裁之以法又由是怨之

衛將軍劉騰權傾內外吏部希騰意奏用騰弟為郡人資乘越懌抑而不奏騰亦怨之恐懌終為己害乃與騰密謀使主食胡

定自列云懌貸定使毒魏主若已得為帝許定以富貴帝時年十一信之七月太后未御前殿又奉帝御顯揚殿稱詔集公卿議論

懌大逆眾咸畏又無敢異者唯僕射新泰文貞公游肇抗言以為不可終不下署又騰持公卿議入奏俄而得可夜中殺懌於是詐

為太后詔自稱有疾還政於帝幽太后於北宮宣光殿宮門晝夜

卷三二

六

長閉內外斷絕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饑寒又與騰表裏擅權共裁刑賞政無巨細決於二人威震內外百僚重跡朝野聞懌死無不

喪氣胡夷為之齟面者魏陵之切數百人游肇憤邑而卒八月永昌嚴侯韋叡卒時上方崇釋氏士民無不從風而靡獨叡自以

位居大臣不欲與俗俯仰所行略如平日時魏方彊盛於洛水橋南御道東作四館道西立四里有自江南來降者處之金陵館

三年之後賜宅於歸正里自北夷降者處燕然館賜宅於歸德里自東夷降者處扶桑館賜宅於慕化里自西夷降者處崦嵫館賜

宅於慕義里崦嵫山名日所入處崦嵫或作崦切崦嵫山名日所入處崦嵫或作崦

二年春正月辛巳上祀南郊置孤獨園於建康以收養窮民

三年魏宋雲與惠生自洛陽西行四千里至赤嶺乃出魏境又西行再葢至乾羅國而還魏羅纒狄國名其二月達洛陽得佛經一

百七十部初魏世宗以玄始曆浸踈命更造新曆至是著作郎崔光表取盪寇將軍張龍祥等九家所上曆候驗得失合為一曆



光曆

于謹 鄯州 郡

致仕 半祿

崔光 比張 廣

罷銅 錢鑄 鐵錢



以壬子為元應魏之水德命曰正光曆至是行之 初太子統之  
 未生也上養臨川王宏之子正德為子正德少鷹隼險上即位正德意  
 望東宮及太子統生正德還本賜爵西豐侯正德快快不滿意頃之  
 亡奔魏魏人待之甚薄正德復自魏逃歸上泣而誨之復其封爵  
 四年四月魏遣尚書令李崇左僕射元纂參帥騎十萬擊秦然阿那  
 瓌聞之驅良民二千公私馬牛羊數十萬北遁崇追之三千餘里  
 不及而還纂使鎡曹參軍于謹帥騎二千追秦然至郁對原前後  
 十七戰屢破之謹忠之從曾孫也性深沈有識量涉獵經史少時  
 屏居閭里不求仕進或勸之仕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  
 位須待時來纂聞其名而辟之 李崇長史魏蘭根說崇曰昔緣  
 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疆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  
 爪牙中年以來有司號為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  
 本來族類各居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  
 凡是府戶悉免為民入仕次叙一準其舊舊文武並用威恩並施此  
 計若行國家庶无北顧之慮矣崇為之奏聞事寢不報 魏沃野

八益二二二

八七

鎮民破六韓拔陵聚眾反殺鎮將引兵南侵遣別帥衛可孤圍武  
 川鎮又攻懷朔鎮尖山賀拔度拔及其三子允勝岳皆有材勇懷  
 朔鎮將楊鈞擢度拔為統軍三子為軍主以拒之 七月魏詔見  
 在朝官依令七十合解者可給本官半祿以終其身 魏平恩文  
 宣公崔光卒帝哭之慟為減常膳光寬和樂善終日怡怡 和也  
 也未嘗忿恚于忠元以用事以光舊德皆尊敬之事多咨決而不  
 能救裴郭清河之死 于忠用事裴植郭祚以元罪賜死元時人比  
 之張禹胡廣 梁初唯楊荆郢江湘梁益七州用錢交廣用金銀  
 餘州雜以穀帛交易上乃鑄五銖錢肉好周郭皆備別鑄無肉郭  
 者謂之女錢民間私用古錢交易禁之不能止乃議盡罷銅錢十  
 二月始鑄鐵錢 隋食  
 五年三月魏以臨淮王彧 六 都督北討諸軍事討破六韓拔陵  
 五月彧與破六韓拔陵戰於五原兵敗彧坐削除官爵賊執日盛  
 魏主引丞相令僕射尚書侍中黃門於顯揚殿問之曰今寇連恒  
 朔逼近金陵計將安出吏部尚書元脩義請遣重臣督軍鎮恒朔



李崇請改鎮

論不用崇

以捍寇帝曰去歲阿那瓌叛亂遣李崇北征崇上表求改鎮為州朕以舊章難革不從其請尋崇此表開鎮戶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但既往難追聊復略論耳然崇貴戚重望器識英敏意欲還遣崇行何如僕射蕭寶寅等皆曰如此實合羣望崇曰臣以六鎮遐僻密邇寇戎欲以慰悅彼心豈敢導之為亂臣罪當就死陛下赦之今遣臣北行正是報恩改過之秋但臣年七十加之疲病不堪軍旅願更擇賢材帝不許崇本傳

臣光曰李崇之表乃所以銷禍於未萌制勝於无形魏肅宗既不能用及亂生之日曾无愧謝之言乃更以為崇罪彼不明之君烏可與謀哉詩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彼我悖其是之謂矣蕭蕭賦也

加崇北討大都督命撫軍將軍崔暹婣廉鎮軍將軍廣安王深皆受崇節度七月崔暹違李崇節度與破六韓拔陵戰于白道大敗單騎走還拔陵并力攻崇崇力戰不能禦引還雲中與之相持廣陽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北邊為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

卷之二十七

八

高門子弟以死防遏非唯不廢仕宦乃更獨得復徐當時人物忻慕為之太和中僕射李冲用事涼州土人悉免厮役帝鄉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為伍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乃出為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方效吏犯罪配邊為之指蹤政以賄立邊人无不切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發奔命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堧略勦沙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遂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求改鎮為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御下失和拔陵殺之遂相帥為亂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而崔暹隻輪不返臣崇與臣逡巡復路相與還次雲中將士之情莫不解軀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書奏不省八月東西部救勒皆叛魏附於破六韓拔陵魏王始思李崇及廣陽王深之言下詔諸州鎮軍賞非有罪配隸者皆免為民政鎮為州以懷朔鎮為朔州更命朔州曰雲州遣兼黃門侍郎酈道元為大使音撫慰六鎮時六鎮已盡叛道元不果行先是代人遷洛者多為選部所抑不得仕進及

六鎮盡叛

武帝



子雍守統萬

延伯不以私害公

尔朱榮有大志

代勤拔箭

文伯不去忠義



六鎮叛元義乃用代來寒人為傳詔以慰悅之廷尉評代人山偉奏記稱義德美義擢偉為尚書二千石郎 十月魏朔方胡反圍夏州刺史源子雍城中食盡煮馬皮而食之眾无貳心子雍欲自出求糧留其子延伯守統萬將佐皆曰今四方離叛糧盡援絕不若父子俱去子雍泣曰吾世荷國恩當畢命此城但无食可守故欲往東州為諸君營數月之食若幸而得之保全必矣乃帥羸弱詣東夏州運糧延伯与將佐哭而送之子雍行數日胡帥曹阿各拔邀擊擒之子雍潛遣人齎書救城中努力固守闔城憂懼延伯諭之曰吾父吉凶不可知方寸焦爛但奉命守城所為者重不敢以私害公諸君幸得此心於是眾感其義莫不奮勵子雍雖被擒胡人常以民禮事之子雍為陳禍福勸阿各拔降會阿各拔卒其弟桑生竟帥其眾隨子雍降子雍見行臺北海王顥具陳諸賊可滅之狀顥給子雍兵令其先驅時東夏州闔境皆反所在屯結子雍轉鬪而前九旬之中九數十戰遂平東夏州徵稅粟以饋統萬二夏由是獲全

史本傳

秀容人

秀容本漢汾陽縣地後省之至元魏置肆州秀容縣

乞伏

鑑二二

九

莫于聚眾攻郡殺太守秀容酋長尔朱榮討平之榮神機明决御眾嚴整時四方兵起榮陰有大志散其畜牧資財招合驍勇結納豪傑於是侯景司馬子如等皆往依之榮祖代勤嘗出獵部民射虎誤中其髀卿禮代勤拔箭不復推問所部莫不感悅官至肆州刺史賜爵梁郡公年九十餘而卒 魏廣陽王深上言今六鎮盡叛高車二部亦與之同以此疲兵擊之必無勝理不若選練精兵守恒州諸要更為後圖遂與李崇引兵還平城 是歲侍中太子詹事周捨坐事免朱异代掌機密軍旅謀議方鎮改易朝儀詔敕皆典之异好文義多藝能精力敏贍上以是任之

六年正月魏徐州刺史元法僧素附元義見義驕恣恐禍及已遂謀反魏遣中書舍人張文伯至彭城法僧謂曰吾欲與汝去危就安能從我乎文伯曰我寧死見文陵松柏安能去忠義而從叛逆乎法僧殺之又殺行臺高諒稱帝改元天啓立諸子為王魏發兵擊之安東長史元顯和與法僧戰法僧擒之執其手命使共坐顯和不肯曰與翁皆出皇家一朝以地外叛獨不畏良史乎法僧猶



顯和  
為忠  
義鬼

綜自  
疑

綜降  
魏

江革  
不屈

欲慰諭之顯和曰我寧死為忠鬼不能生為叛臣乃殺之上使朱  
异使於法僧以宣城太守元略為大都督與將軍陳慶之等將兵  
應接魏以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為都督以擊彭城 二月上命  
豫章王綜權頓彭城總督眾軍并攝徐州府事召元法僧及元略  
還建康法僧驅彭城吏民萬餘人南渡法僧至建康上寵待甚厚  
夏四月魏劉騰卒魏主賜元义死於是太后復臨朝攝政 初帝  
納齊東昏侯寵姬吳淑媛上神六切善也下眷如美女之稱七月而生豫章王綜  
宮中多疑之及淑媛寵衰怨望密以告綜相抱而泣綜由是自疑  
私於別室祭齊氏七廟又微服至曲阿拜齊太宗墓聞俗說割血  
瀝骨滲則為父子滲所禁切遂潛發東昏侯冢并自殺一男試之皆驗  
常懷異志專伺時變屢上便宜求為邊任上未之許王侯妃主及  
外人皆知其志而上性嚴重人莫敢言及在彭城魏安豐王延明  
臨淮王彧將兵二萬逼彭城勝負未決上慮綜敗沒敕綜引軍  
還綜恐南歸不復得至北邊乃密遣人送降款於彧魏人皆不之  
信六月綜夜出投彧軍及旦齊內諸閣猶閉不開城中求王不獲

卷七十七

十

軍遂大潰魏人入彭城乘勝追擊梁兵復取諸城將佐士卒死沒  
者什七八唯陳慶之帥所部得還綜長史江革司馬祖暉之皆為  
所虜安豐王延明聞其才名厚遇之革稱足疾不拜延明使暉之  
作敬器漏刻銘革唾罵暉之曰卿荷國厚恩乃為虜立銘孤負朝  
廷延聞之令革作大小寺碑祭彭祖文革辭不為延明將筆之革  
厲色曰江革行年六十今日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筆延明知不  
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全其生而已 十月魏方有事西北  
二荆西郢群蠻晁日反引梁將曹義宗等圍魏荊州魏都督崔暹將  
兵數萬救之到魯陽不敢進魏更遣臨淮王彧將兵討魯陽蠻司  
空長史辛雄東趣葉城別遣征虜將軍裴衍將兵自武關出通三  
鵝路以救荊州辛雄自軍中上疏曰凡人所以臨陳忘身觸白刃  
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數者雖  
聖王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矣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  
罰必信使親踈貴賤勇怯賢愚聞鐘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  
激競赴敵場豈慮及生而樂速死哉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

武帝



葛榮自稱天子

稅入市店

崔楷不避難

武帝

秦隴逆節蠻左亂常已歷數年凡在戎役數十萬人扞禦三方敗多勝少跡其所由皆不明賞罰之故也陛下雖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將士之動靡止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是使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懼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除詩車切說身文貴買也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盡力也陛下誠能號令必信賞罰必行則軍威必張盜賊息矣疏奏不省曹義宗等取魏順陽與裴衍等戰於浙陽上先的功本漢南鄉縣晉改為順陽後魏復為南鄉郡又分置新川縣後周省之隋開皇初置浙陽郡義宗等敗退衍等復取順陽初敕勒酋長斛律金事懷朔鎮將楊鈞為軍主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嗅許救切以及破六韓拔陵反金擁眾歸之既而知拔陵鼻就鼻也終無所成乃歸爾朱榮榮以為別將

七年七月上聞淮堰水盛壽陽城幾沒復遣豫州刺史夏侯亶等攻壽陽九月魏葛榮自稱天子國號齊改元廣安十一月夏侯亶等軍入魏境所向皆下魏揚州刺史李憲以壽陽降陳慶之入據其城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口復以壽陽為豫州

蓋三十七

十一

改合肥為南豫州以夏侯亶為豫南豫二州刺史壽陽父羅其革民多流散亶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項之民戶充復魏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火到切切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店皆有稅邸丁禮切蒼頡百姓嗟怨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為夷夏之民相聚為亂豈有餘憾哉上胡感也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且及此時早加慰撫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雋才莫肯居此雋子峻切智過千人曰雋宜改其弊分郡縣為三等清官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三載黜陟上丑律勅退黜其有稱職者補幽者未勅其黜在京名官如不廉守令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免枉屈可申疆暴自息矣不聽史本傳

大通元年正月魏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北道行臺崔楷為刺史楷或勸楷留家單騎之官楷曰吾聞食人之祿者憂人之憂若吾獨往則將士誰肯固志哉遂舉家之官葛榮逼州城或勸減弱小以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



崔楷  
不屈

景伯  
不念  
舊惡

房母  
訓孝

論民  
善易  
化

武帝

固勸忠而全愛也遂命追還賊至疆弱相懸又無守禦之具措撫  
勉將士以拒之莫不爭奮皆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  
連戰不息死者相枕終無叛志城陷措執節不屈榮殺之此史本傳

魏右民郎路思令上疏以為師出有功在於將帥得其人則六合  
唾掌可清唾湯卧切失其人則三河方為戰地竊以比年將帥多

寵貴子孫銜杯躍馬杯補救切志逸氣浮軒眉攘腕烏贖切以攻戰

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怖普故切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

弱在前以當寇疆壯居後以衛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無節是以  
兵之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帥畏敵遷延而不進國家謂官爵未滿

屢加寵命復疑賞賚之輕日散金帛幣藏空竭民財殫盡殫亡音

魏房景伯為東清河太守初郡民劉簡虎嘗無禮於景伯舉家亡  
去景伯窮捕擒之署其子為西曹掾令諭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

惡皆相帥出降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婦人列其子不孝  
貝博蓋切清景伯以白其母母曰吾聞聞名不如見面山民未知

鑑七十七

十一

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榻記蓋切使其子侍立堂  
下觀景伯共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慙其心未也且

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管見曰民固多愚然其良心終不忘也為人主上者不知教化

可以善民而專尚刑法見其不服也則為民頑愈益之民愈扞  
格於是百姓無親其上死其長之意甚者視如寇讎焉崔母一

婦人而知教化之源不繫詞令而在於躬率教化之效不取革  
面而在於心改旬月之間變頑悖為孝子孰謂民果頑哉為人

上者觀此亦可省已而修德矣崔氏所以能然者有明識其天  
姿也而通經是學以致之也施諸家則其子能不念舊惡而感

群盜之心施諸郡則山民觀景伯養母而悔不孝之行一婦人  
猶能耳為民師帥而不然豈不愧哉

九月誰州刺史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魏將軍  
元顯伯救之司州刺史夏侯瓌自武陽引兵助僧智十月瓌至城  
下慶和舉城降瓌以讓僧智僧智曰慶和欲降公不欲降僧智今



僧智 讓夏 侯慶

論僧 智無 私

爭弟 爭死 兄祐

劉貴 薦高 歡 高歡 剪馬

武帝

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應募烏合之人不可御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侵暴受降納附深得其宜慶乃登城拔魏幟建梁幟慶和東兵而出吏民安堵獲男女四萬餘口傳本

臣光曰湛僧智可謂君子矣忘其積時攻戰之勞以授一朝新至之將知己之短不掩人之長功成不取以濟國事忠且無私可謂君子矣

元顯伯宵道諸軍追之斬獲萬計詔以僧智為豫州刺史鎮廣陵夔引軍屯安陽遣別將屠楚城由是義陽北道遂與魏絕 葛榮圍魏信都自春及冬冀州刺史元孚帥勵將士晝夜拒守糧儲既竭外無救援已丑城陷榮執孚逐出居民凍死者什六七孚兄祐為防城都督榮大集將士議其生死孚兄弟各自引咎爭相為死都督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請就法以活使君榮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於是同禁者五百人皆得免

二年正月魏詔廢鹽池稅行臺長孫稚上表以為鹽池天產之貨密邇京畿渠希切天子千里地以遠近言之則言畿也唯應寶而守之均贍以理今四

鑑二十七

十三

方多虞府藏罄竭莫定擾攘常調之絹不復可收惟仰府庫有出無入略論監稅一年之中準絹而言不減三十萬匹乃是移莫定二州置於畿甸今若廢之事同再失時莫定二州皆為葛榮所據昔高祖昇平之年無所乏少猶創置監官而加典護非與物競利恐由利而亂俗也况今國用不足租徵六年之粟調折來歲之資此皆奪人私財事不獲已臣輒符同監將尉還帥所部依常收稅更聽後教傳及隋食貨志魏靈太后再臨朝以來嬖倖用事政事縱弛懶是切威恩不立盜賊逢起封疆日蹙子六切促也詩曰日蹙國百里是時討虜大都督爾

朱榮爾朱復姓其先契胡部落大人代為酋帥居尔朱川因以為氏兵執疆盛魏朝憚之高歡往

歸榮時劉貴先在榮所屢薦歡於榮榮見其憔悴未之奇也憔悴憂愁兒切歡從榮之馬廐居右切廐有悍馬上侯切榮令歡剪之

歡不加羈絆而剪之羈居且切馬絡頭也竟不蹄齧上田黎切也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猶是矣榮奇其言坐歡於牀下屏左右

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為群畜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孽擅命孽魚列切無孽猶木之有孽生



高歡 說爾 朱榮 舉兵 太后 酖帝 立皇 女為 帝

榮抗 表問 罪

榮殺 魏臣 榮無 天命



也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統之罪以清帝側  
霸業可舉鞭而成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魏  
蕭宗亦惡儼統等逼於太后不能去密詔榮舉兵內向欲以脅太后  
榮以高歡為前鋒行至上黨帝復以私詔止之儼統恐禍及已陰  
與太后謀酖帝北魏酖二月癸丑帝暴殂太后立皇女為帝既而  
下詔稱女先是酖死改立故臨洮王寶暉世子釗釗始生  
三歲太后欲以專政故貪其幼而立之爾朱榮聞之大怒謂元天  
穆曰主上晏駕春秋十九海內猶謂之幼君況今奉未言之兒以  
臨天下欲求治安其可得乎吾欲帥鐵騎赴哀山陵剪誅奸佞更  
立長君何如天穆曰此伊霍復見於今矣乃抗表稱大行皇帝背  
棄萬方海內咸稱酖毒致禍豈有天子不豫初不召醫貴戚大臣  
皆不得侍側安得不使遠近怪愕又以皇女為儲兩虛行赦宥上  
欺天下惑朝野已乃選君於孩提之中實使姦豎專朝隳亂綱  
紀此何異掩目捕雀塞耳盜鍾今群盜沸騰鄰敵窺窬而欲以未  
言之兒鎮安天下不亦難乎願聽臣赴闕問侍臣帝崩之由更擇

蓋七十七

一四

宗親以承寶祚 三月榮與元天穆議以彭城武宣王有忠勳其  
子長樂王子收素有令望欲立之乃以銅為顯祖諸子孫各鑄像  
唯長樂王像成榮乃起兵發晉陽太后聞之甚懼四月榮濟河百  
官奉爾璽綬備法駕迎敬宗於河橋榮遣騎沈太后及幼主於河費穆  
說榮大行誅罰更樹親黨榮然之乃請帝循河西至陶渚引百官  
於行宮西北云欲祭天百官既集因縱兵殺之自丞相高陽王雍  
以下死者二千餘人時都督高歡勸榮稱帝左右多同之榮疑未  
決賀拔岳進曰將軍首舉義兵志除奸逆大勳未立遽有此謀正  
可速禍未見其福榮乃自鑄金為像凡四鑄不成功曹參軍燕郡  
劉靈助善卜筮榮信之靈助言天時人事未可唯長樂王有天命  
耳榮方寤深自愧悔乃止復奉帝入城魏北海王顥將之相州至  
汲郡聞榮縱暴帥左右來奔北史榮傳五月魏主詔孝昌以來  
凡有冤抑無訴者悉集華林東門當親理之時承喪亂之後倉廩  
虛竭始詔入粟八十石者賜爵散侯白民輸五百石者賜出身  
東萊評曰易十二辟卦之象言陰陽消長於君子隱顯之際數



論出  
時處相

教曹  
輕俠

葛榮  
圍鄴

爾朱  
榮平  
葛榮

元顥  
入寇

顥即  
帝位

武帝

致意焉自晉室壞亂五胡雲擾神州陸沈者餘三百年君子厄窮之時括囊而去猶懼有咎拔茅以征庸可免乎劉曜陷洛陽王公士庶死者二萬餘人石虎拔上邽執三公卿士三千餘人殺之燕之亡也劉裕斬其王公以下三千人今爾朱榮斬害又如此嗚呼其亦酷矣縉紳之士或出或處可不相時而動哉

魏常侍高乾與弟教曹季式皆喜輕俠胡類切與魏主有舊爾朱榮之向洛也逃奔齊州聞河陰之亂遂集流民起兵於河濟之間受葛榮官爵頻破州軍魏主使元欣諭曰乾等乃降以乾為給事黃門侍郎教曹為通直散騎侍郎榮以乾兄弟前為叛亂不應復居近要魏主乃聽解官歸鄉里教曹名昂以字行 八月葛榮引兵圍鄴眾號百萬所至殘掠魏爾朱榮啓求討之九月爾朱榮帥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東行東出滏口止拱兩切水名在滏出焉以侯景為前驅葛榮為盜日久橫行河北爾朱榮眾寡非敵議者謂無取勝之理葛榮聞之喜見於色爾朱榮分命壯勇所向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身自陷陳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

卷之七十七

十五

之於陳擒葛榮餘眾悉降莫定滄瀛殷五州皆平 十月帝以魏北海王顥為魏王遣東宮直閣將軍陳慶之將兵送之還北顥取魏鉅城而據之鉅竹乙切魏郡之邑屬後魏

中大通元年四月魏邢果反魏主詔上黨王元天穆討之天穆以北海王顥方入寇集文武議之行臺尚書薛琠曰北胡邢果鼠竊狗偷非有遠志顥帝室近親來稱義舉其執難測宜先去之天穆以諸將多欲擊果遂引兵東出破果於濟南斬之顥與陳慶之乘虛自鉅城進拔榮城遂至梁國顥登壇燔燎燔燎所以告天也天祭之無高煙上通也爾雅曰祭高不可達故燔燎以天曰燔柴燔音煩燎力平切即帝位於睢陽城南 五月魏北

海王顥克梁國顥以陳慶之為衛將軍引兵西拔榮陽元天穆將大軍圍城慶之帥騎三千背城力戰大破之魏主將出避顥未知所之中書舍人高道穆曰顥士眾不多乘虛深入由將帥不得其人故能至此陛下不若渡河徵大將軍天穆大丞相榮各使引兵來會犄角進討犄居蟻切執其足也左傳譬如逐鹿晉人角之戎人犄之言叶力共攻之旬月之間必見成功此萬全之策也魏主從之北行入河內臨淮王彧安豐王



魏上  
出奔  
元顥  
驕怠

元顥  
敗  
慶之  
重北  
人

中原  
人物  
非江  
東所  
及  
道穆  
碎公  
主車  
魏多  
細錢

持法  
衣

武帝

延明帥百僚備法駕迎顥顥入洛陽宮改元建武大赦以陳慶之  
為侍中車騎大將軍上黨王天穆等帥眾四萬攻拔大梁顥使陳  
慶之擊之天穆畏顥北渡河慶之進擊大梁梁國比日下之慶之以  
數千之眾自發鉉縣至洛陽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皆克  
魏主之出也單騎而去侍衛後宮皆安堵如故顥一旦得之號令  
已出四方人情想其風政而顥自謂天授邊有驕怠之志宿昔賓  
客近習或見寵待干擾政事日夜縱酒不恤軍國爾朱榮聞魏主  
北出即時馳傳見魏主於長子行且部分魏主即日南還榮為前  
驅旬日之間兵眾大集資糧器仗相繼而至六月榮命車騎將軍  
爾朱兆與大都督賀拔勝縛材為筏自馬渚西破石夜度襲擊顥  
子領軍將軍冠受擒之顥失據帥麾下數百騎南走陳慶之收步  
騎數千結陳東還顥所得諸城一時復降於魏魏主加大丞相榮  
天柱大將軍北海王顥自轅轅南出至臨穎輟胡關切關名險道  
也在河南緱氏縣東  
南從騎分散臨穎縣卒江豐斬之傳首洛陽並北史  
出本傳慶之自魏還  
特重北人朱异怪而問之慶之曰吾始以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鄉比

卷三十一

十六

至洛陽魏主始入宮以高道穆為御史中尉帝姊壽陽公主行犯  
清路赤捧卒呵之不止乃知衣冠人物盡在中原非江東所及也李何輕之  
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之士彼所行者公事豈可以私責之也道穆  
見帝帝曰家姊行路相犯極以為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以愧卿  
卿何謝也於是魏多細錢米斗幾直一千高道穆上表以為在市  
銅價八十一錢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贏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  
隨之以重刑抵罪雖多姦鑄彌眾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  
實置之水上殆欲不沈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復  
何罪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錢計  
私鑄所費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况復嚴刑廣設也金紫光祿  
大夫楊侃空早亦奏乞聽民與官並鑄五銖錢使民樂為而弊自  
改魏主從之始鑄永安五銖錢北史九月上幸同泰寺設四  
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以便省為房并講堂  
法座為四部大眾開涅槃經題涅槃經名猶  
華入云亦滅也佛以人死其精神



億萬錢贖皇帝

侯淵奇計

無遮大會

殺爾朱榮元天穆北起兵向洛

常在佛之死不寂群臣以錢一億萬祈白三寶奉贖皇帝菩薩薄

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眾未必能用今以此眾擊此賊必

能取之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具親帥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

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既獲賊眾何為復資遣

其已至遂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為淵內應遂

走追擒之幽州平 十月上又設四部無遮大會道俗五萬餘人

會畢上御金輅還宮輅洛故切金輅者以金飾車也輅者言行於道路也御大極殿

蓋十七

十七

勤政事朝夕不倦數親覽辭訟理冤獄榮聞之不悅帝既外逼於

榮恒怏怏不以萬乘為樂快倚兩切情不足也城陽王徽勸帝除之帝懲河

陰之難恐榮終難保由是密有圖榮之意會榮請入朝徽等勸帝

因其入刺殺之九月榮至洛陽帝即欲殺之以太宰天穆在并州

恐為後患故忍未發并召天穆戊子天穆至洛陽帝伏兵於明光

殿東序聲言旨幸生遣徽馳騎至榮第告之榮方與上黨王天穆

博徽脫榮帽權舞盤旋兼殿內文武傳聲趣之榮與天穆俱入朝

帝在東序下西向坐榮天穆在御榻西北南向坐榮見魯安等抽

刀從東戶入即起趨御坐帝先橫刀膝下遂手刃之安等亂斫榮

與天穆同時俱死於是內外喜譟聲滿洛陽城百僚入賀帝登閭

闔門下詔大赦是夜爾朱世隆帥榮部曲焚西陽門出屯河陰

十月汾州刺史爾朱兆聞榮死自汾州帥騎據晉陽世隆至長子

兆來會之共推太原太守長廣王曄即皇帝位大赦建元建明

十二月兆輕兵倍道兼行從河橋西涉渡先是敬宗以大河深廣

謂兆未能猝濟是日水不沒馬腹暴風黃塵漲天兆騎叩官門宿



殺敬宗

城陽王報祖仁

高歡初領衆

蛟龍得雲雨

廣陵託瘠廣陵即位



衛乃覺彎弓欲射矢不得發一時散走北騎執帝鎖於承寧樓上北營於尚書省用天子金鼓設刻漏於庭撲殺皇子撲弼角切格而擊之如格殺汗辱嬪御妃主縱兵大掠遷敬宗於晉陽縊殺之縊於賜切自經也

初城陽王徽走至山南抵前洛陽令寇祖仁家祖仁一門三刺史皆徽所引拔以有舊恩故投之徽齎金百斤馬五十匹祖仁利其財外雖容納而私謂其子弟曰如聞爾朱兆購募陽城王得之者封千戶侯今日富貴至矣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令其逃於他所使人於路邀殺之傳首於兆兆亦不加勳賞兆夢徽謂己曰我有金二百斤馬五十匹兆疑其隱匿依夢徵之祖仁家舊有金三十斤馬三十匹盡以輸兆兆猶不信發怒執祖仁懸首高樹大石隊竟捶之至死 紇豆陵步蕃南下兵勢甚盛故兆亟還晉陽以禦之葛榮部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為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謀亂不止兆患之問計於高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腹心使統之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矣兆遂以其衆委焉歡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

八鑑七十一

十八

兵可集汾東受號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軍士素惡兆而樂屬歡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類歲霜旱面無穀色請令就食山東待温飽更受勳分兆從其議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方今四方紛擾人懷異望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於外譬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弗聽北史榮及齊紀

三年二月魏自敬宗被囚宮室空近百日爾朱世隆鎮洛陽商旅流通盜賊不作世隆兄弟密議以長廣王踈遠又無人望欲更立近親廣陵王恭羽之子也好學有志度正光中以元義擅權託瘠病上於今切不能言也居龍華佛寺無所交通關西大行臺薛孝通說世隆立之乃以長廣王之命禪位於廣陵王王奉表三讓然後即位封

長廣王曄為東海王大赦改元普泰黃門侍郎邢子才為赦文敘敬宗枉殺太原王榮之狀節閔帝曰永安手前疆臣非為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耳因顧左右取筆自作赦文直言門下朕以寡德運屬樂推思與億兆同茲大慶肆眚之科肆緩也書曰大眚肆赦春秋日一依常式帝閉口八年至是乃言中外欣然以為



焚廟朱榮  
廟朱榮  
教曹馬稍  
絕世

元忠  
焚契

元忠  
說高  
歡

教曹  
遺乾  
布裙

昭明  
太子  
卒  
武帝

明主望致太平加爾朱世隆儀同三司贈榮相國晉王世隆為榮  
立廟於首陽山因周公舊廟而為之以為榮功可比周公廟成尋  
為火所焚高乾據信都爾朱羽生襲之高教曹馳擊羽生敗走  
教曹馬稍絕世俗文曰羽文八者謂之樂通左右無不一當百時人  
比之項籍高歡屯壺關引兵東出聲言討信都信都人皆懼高乾  
曰吾聞高晉州雄略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  
當輕馬迎之諸君勿懼也乃將十餘騎謁歡於滏口說歡曰爾朱  
酷逆痛結人神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鄙州雖小戶口不減十  
萬穀結之稅結古八切藁足濟軍資願公孰思其計乾辭氣慷慨  
歡大悅之與之同帳寢初河南太守趙郡李顯甫喜豪俠集諸李  
數千家於殷州西山居之顯甫卒子元忠繼之家富多出貸求利  
元忠悉焚契免責鄉人甚敬之及爾朱兆弑敬宗元忠謀舉兵討  
之會高歡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紗爭側並切樂器濁酒以奉迎  
歡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擘博厄切  
乾肉為脯擘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雋傑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

八鑑三二

八十九

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通也聞者以告歡遠見之引入鵬再行  
元忠車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闕謂歡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  
猶事爾朱耶歡曰富貴皆因彼所致安敢不盡節元忠因進策曰  
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若向冀州高乾兄弟必為明公  
主人殷州便以賜委與殷既合滄瀛幽定自然弭服止母魏也歡急  
握元忠手而謝焉歡至山東約勒士卒絲毫之物不聽侵犯遠近  
益歸心焉進至信都高乾等開門納之高教曹時在外略地聞之  
以乾為婦人遺以布裙歡使世子澄以子孫禮見之教曹乃與俱  
來爾朱世隆之初為僕射也畏爾朱榮之威嚴深自刻厲留心  
几案應接賓客有開敏之名及榮死無所顧憚為尚書令家居視  
事公為貪淫生殺自恣又欲收軍士之意况加階級皆為將軍無  
復負限自是動賞之官大致猥濫上烏助切人不復貴是時爾朱  
天光專制閔右兆奄有并汾并分切州名漢置太原郡兼置并州  
仲遠擅命徐兗世隆居中用事競為貪暴四方之人皆惡爾朱氏  
而憚其彊莫敢違也四月昭明太子統卒太子自加元服上即



蠟鵝  
厭凶

論正  
道不  
可失

高歡  
起兵

武帝

使省錄朝政百司進事填委於前太子辯析詐謬秋毫必睹但令改正不加案劾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寬和容眾喜愠不形於色好讀書屬文引接才俊賞愛無倦出宮二十餘年不畜聲樂天性孝謹在東宮雖燕居坐起恒西向或宿被召當入危坐達旦初葬其母丁貴嬪遣人求墓地之吉者或賂官者俞三副求賣地云若得錢三百萬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啓上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地於上為吉上年老多忌即命市之葬畢有道士去此地不利長子若厭之或可申延乃為蠟鵝及諸物理於墓側長子位官監鮑邈之魏雅初皆有寵於太子邈之晚見踈於雅乃密啓上去雅為太子厭禱上遣檢掘果得鵝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而止但誅道士由是太子終身慙憤不能自明及卒上徵其長子南徐州刺史華容公歡至建康欲立以為嗣銜其行事猶豫久之卒不立遣還鎮

本傳

臣光曰君子之於正道不可少頃離也不可跬步失也雖犬豕半步也司馬法凡人一率足曰跬以昭明太子之仁孝武帝之步三尺也兩率足曰步步六尺也

鑑七十七

二十

慈愛一染嫌疑之迹身以憂死罪及後昆求吉得凶不可前滌

上將仙切下徒歷切前滌也滌洗也可不戒哉是以危誕之士奇邪之術君子遠

之注云奇宜切邪音斜周禮有奇褒之人鄭氏

五月立晉安王綱為皇太子以東海徐摛為家令摛文體輕麗春

坊盡學之時人謂之宮體上聞之怒召摛欲加誚責上才笑切亦責也通作譙

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意更釋然因問經史及釋教摛商較從

橫上子容切或作縱東應對如響上甚加歎異寵遇日隆領軍朱

異不悅出為新安太守魏高歡將起兵討爾朱氏鎮南大將軍

斛律金等斛胡谷切代北複姓其先為部皆勸成之歡乃詐為書

稱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為部曲眾皆憂懼歡乃諭之曰與

爾俱為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徵發乃爾今直西向已當死

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眾曰唯有反耳歡曰及乃急

計然當推一人為主誰可者眾共推歡歡曰今以吾為主母得陵漢人

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然不能為天下笑眾皆頓頽曰上蘇黨

首額死生唯命歡乃推牛饗士推直追切擊殺也或作槌起兵於信都抗表罪



楊氏百口人無聞言世隆盡誅楊氏元郎即帝位

狀爾朱氏魏楊播及弟椿津皆有名德播剛毅椿津謙恭家世孝友總服同嬰七乱切男女百口人無間言椿津皆至三公一門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敬宗之誅爾朱榮也播子侃預其謀時椿致仕在華陰華山在縣之南也椿弟冀州刺史順司空津皆在洛七月爾朱世隆誣告楊氏謀反東西之族無少長皆殺之籍沒其家唯津子愔揖滯切在外獲免往見高歡於信都為言討爾朱氏策歡甚重之即署行臺郎中時軍國多事文檄教令皆出於愔十月孫騰說高歡曰今朝廷隔絕號令無所稟不權有所立則衆將沮散歡乃立勃海太守元朗為帝朗即位於信都改元中興以歡為侍中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

考異曰

武帝普通三年十一月魏初行正光曆大赦後魏律曆志云曆成會孝明帝加元服改元正光因命曰正光曆按帝紀正光元年七月辛卯加元服三年十一月丙午行正光曆今從之

六年正月魏元法僧殺高諒稱帝法僧傳作高謨今從魏帝紀又

八鑑三二

八二一

魏紀云自稱宋王法僧傳及北史皆云稱尊號梁書法僧傳云稱帝按法僧立諸子為王必稱帝也今從梁書

六月延明令江革作大小寺碑南史作文八寺碑今從梁書

大通二年四月榮殺魏高陽王雍以下二千餘人北史云榮惑費

穆之言謂天下乘機可取乃譎朝士共為盟誓將向河陰西北三里至南北長隄悉命下馬西度即遣胡騎圍之妄言丞相高

陽王反殺王公以下二千餘人榮傳一千三百餘人今從魏紀

中大通元年四月元顥即帝位改元魏帝紀去年十月蕭衍以顥

為魏主號年孝基入據鉅城顥傳永安二年四月於梁國城南登壇燔燎年號孝基今從之也

十二月魏城陽王徽抵寇祖仁家魏書作寇彌按寇讚諸孫所字

皆連祖字或作名彌字祖仁今從伽藍記

三年二月爾朱兆監軍孫白鷄北史作白鷄今從北齊書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七







